說文解字群經正字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二十六

餘姚邵瑛學

虫部

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爲象

今經典統用虺字詩斯干維虺維蛇國語吳語爲虺弗摧爾雅釋魚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正字當作虫虺說文本部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从虫兀聲音同義異

蚦大蛇可食从虫冄聲

逸周書作蚺王會篇厲人蚺蛇順食之美恐聲近之誤說文本部蟬以旁鳴者从虫單聲可知蚦蛇斷不作蟬

也爾雅釋蟲蟔蛄蟴釋文蛄字或作蛅是又蛄字之筆畫相近故傳寫有此作而今本釋文又從俗作蛓

螾側行者从虫寅聲或从引作蚓

經典螾字見爾雅釋蟲孟子滕文公禮記月令从或體作蚓

螉蟲在牛馬皮者从虫翁聲

𧒂螉𧒂也从虫從聲

蜙蜙蝑以股鳴者从虫松聲或省作蚣

蝑蜙蝑也从虫胥聲

按螉𧒂蜙蝑據說文是二物今爾雅郭璞以爲一物釋蟲云蜤螽蜙蝑郭注蜙𧒂也俗呼蝽蜲按注蜙字釋文本作蚣云本亦作螉同引字林云蟲在牛馬（今本脫馬字）皮者螉𧒂似蝽是蚣𧒂即螉𧒂雅本以股鳴之蚣蝑釋作

在牛馬皮之蝓蠑殊不可曉元朗既云蚣本亦作蝓引字林蝓在牛馬皮又引說文云蚣或蜙字蓋亦有糾正之意或曰方言云舂黍謂之蝑蝑郭璞注又名蚣蝑爾雅注蚣蠑與蚣蝑一事非說文牛馬皮之蝓蠑也

蚖榮蚖蛇醫以注鳴者从虫元聲

今經典作螈爾雅釋魚蠑螈蜥蜴又作原考工記梓人鄭注胷鳴榮原屬正字當作蚖釋魚釋文云螈字林作蚖說文同

蟘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从虫从貸貸亦聲

今經典多作螣詩大田去其螟螣禮記月令百螣時起惟爾雅作蟘釋蟲云食葉蟘螣說文本部作螣云神蛇

也从虫朕聲徐鉉徒登切爾雅釋魚亦云螣螣蛇釋文螣直錦反字又作騰徒登反音義俱異作蟘爲正詩釋文引說文作蟘五經文字亦作蟘蓋傳寫誤亂

蠆毒蟲也象形或从䖵作𧓍

今經典作蠆詩都人士卷髮如蠆左僖二十二年傳蠭蠆有毒昭四年傳已爲蠆尾又如齊公孫蠆鄭公孫蠆鄭獻公名蠆並見左傳皆从萬从虫大尖象形之意說文本部自有从虫萬聲之字注云蚌屬似蠊微大出海中今民食之讀若賴與蠆異漢李翊夫人碑飛蠭蠆字害仁良隸釋謂其間假借字以蠭蠆作蠭蠆它碑所無不知蠆正說文或體字也

蠐螬也从虫齊聲

今經典作蠐詩碩人領如蝤蠐爾雅釋蟲蟦蠐螬又蟦

蠐蟦

強蚚也从虫弘聲

今經典往往以此爲強勇字而字作强如禮記曲禮四十日强祭義强者强此者也中庸子路問强爾雅釋天太歲在丁曰强圉之類六書正譌云俗作强非字鑑云增韻上从口作强誤按强作强亦由隸變漢桐柏廟北海相景君等碑嘗有之

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

詩東山蜎蜎者蠋爾雅釋蟲蚅烏蠋詩韓奕毛傳厄烏

蝎、竝當作蜀爲正、今作蠋、蜀本从虫而又加虫、俗字也、

蛄　螻蛄也从虫古聲

今經典多作螻、禮記月令、螻蟈鳴、周禮秋官蟈氏、據說文祇作蛄、不作蟈、其作蟈者、乃蜮之重文、本部云、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气射害人、从虫或聲、又从國作蟈、徐鉉曰、于逼切、今俗作古獲切、以爲蝦蟇之别名、

蛾　羅也从虫我聲　䖸蠶化飛蟲从䖵我聲或从虫作蛾

今經典有作蛾者、詩碩人、螓首蛾眉、禮記學記、蛾子時術之、有作蛾者、爾雅釋蟲、蛾羅、

螘　蚍蜉也从虫豈聲

今經典多作蟻、或作蛾、禮記檀弓、蟻結于四隅、書顧命、

𧆹冕蟻裳孔傳以為裳名色元鄭注以為蚍蜉學記蛾子時術鄭注亦以蛾為蚍蜉竝作螘為正說文無蟻字本部蛾羅也䖵部𧖴蠶化飛蟲或作蛾義異經典亦有作螘者爾雅釋蟲蚍蜉小者螘

蚳螘子也从虫氐聲周禮有蚳醢讀若祁籒文从䖵作𧖅古文从辰土作[illegible] 直尼切

蚔畫也从虫氐聲 巨支切

今經典凡蚳醢蚳蝝之類有作蚔者皆寫刻脫譌孟子公孫丑有蚳鼃兩字連屬此蚳字恐即氐聲之蚔鼃即畫字之聲同假借畫說文本部云蠆也古人以物命名往往此等無所避忌春秋鄭公孫蠆齊公孫蠆是也今本作蚳蓋俗儒多見蚳少見蚔而譌孫奭音遲為蚳字

作音亦譌

䘃悉䘃也从虫帥聲

詩唐風蟋蟀在堂七月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爾雅釋蟲蟋蟀蛬正字當作此詩釋文云蟀說文作䘃爾雅釋文蟀本或作䘃石經魯詩殘碑作蟀見洪适隸釋

蟷蟷蠰不過也从虫當聲　蠰蟷蠰也从虫襄聲

今爾雅作蟷釋蟲不過蟷蠰又云莫貈蟷蜋蛑蟷蠰卽蟷蠰一物也又作螗蜋郭璞云蟷蠰螗蜋別名

蟰蟰蟥也从虫肅聲又蟥蟰蟥也蛢蟰蟥以翼鳴者

今爾雅作蛂釋蟲云蛂蟥蛢周禮注作發考工記梓人爲筍虡以翼鳴者鄭注翼鳴發皇屬按說文無蛂字蛂

發並聲近假借通用正字當作蟜又據說文蟜蟥一名

蝑郭注今江東呼黃蝑是蚅一名蟥蝑與說文異然鄭

云發皇屬與許同恐許義爲長

蛪姑蛪強蛘也从虫施聲

今爾雅釋蟲作蛣蛪唐石經作姞蛪與說文同

蠕蠕羸蒲盧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

螟蠕有子蠕羸負之从虫肎聲或从果作蜾

今詩小宛从或體作蜾爾雅釋蟲作果假借字釋文云

果本又作蜾正字當作蠕

羸蜾羸也从虫羸聲

今詩小宛爾雅釋蟲俱不誤然爾雅釋文本作羸唐石

經爾雅亦作臝鄭樵注本同此甚誤也臝乃𧝝之或體說文衣部𧝝袒也从衣𣎆聲或从果作臝此臝露字周禮大司徒其動物宜臝物考工記梓人臝者禮記王制臝股肱左昭三十一年傳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哀七年傳臝以爲飾皆是用以爲蜾蠃此俗儒不講六書之誤而校書者徒以出陸釋文唐石經而尊之毋乃好古而不求是乎

䗅

螟䗅桑蟲也从虫霝聲

今經典作蛉詩小宛螟蛉有子爾雅釋蟲螟蛉桑蟲正字當作䗅蛉說文本部云蜻蛉也从虫令聲一名桑根義異

蚩蟲也从虫㞢聲

今經典往往作蚩、如書呂刑蚩尤惟始作亂、詩氓、氓之蚩蚩之類、此大誤也、說文本部蚩蟲曳行也、从虫、屮聲

讀若騁、丑善切、音義迥異、

蛜蛜威委黍委黍鼠婦也从虫伊省聲

今詩作伊、東山、伊威在室、爾雅作蛜、釋蟲、蛜威委黍、五經文字作蛜、云詩風作伊、

蜙蜙蝑以股鳴者从虫松聲或省作蚣

今經典爾雅作蜙、釋蟲云、蜤螽、蜙蝑、其他皆从或體作蚣、詩螽斯毛傳螽斯、蚣蝑也、七月毛傳斯螽、蚣蝑也、周禮考工記梓人鄭注、股鳴、蚣蝑動股屬、陸氏釋文本並

同、又云字林作蜙、不知字林實原本說文也。又按蚣、徐鉉謂今俗作古紅切、以爲蜈蚣、蟲名、今考妙法蓮華經卷二音義引字林云蚣、蜈蚣、蝍蛆也、甚能制蛇、大者長丈餘、赤足者良黃足者不堪用、則蚣之爲蜈蚣實始呂忱、非俗也、但據說文則蚣乃蜙之重文耳、

蟅　蟲也从虫庶聲

今經典作䗪、周禮赤犮氏鄭注、貍蟲䗪肌蛷之屬、又庶氏、恐亦蟅之省文、

蜹　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从虫芮聲

今經典作蚋、孟子滕文公、蠅蚋姑嘬之、大戴禮夏小正白鳥、謂閩蚋也、爾雅釋蟲、蠓、蠛蠓、郭注、小蟲似蚋、陸釋

文本作蟎、云又作蚋字同、

蠨蟰蛸長股者从虫肅聲 穌彫切

今經典从蕭作蠨、詩東山、蠨蛸在戶、爾雅釋蟲、蠨蛸長踦、爾雅釋文本、作蟰云詩作蠨、同、悉彫反、或音肅、詩釋文、蠨、音蕭、說文作蟰、音夙、今據說文作蟰、音祇爲蕭、古音自通、不必讀肅夙也、唐石經爾雅亦作蠨、遵用說文、

蠚螫也从虫若省聲 呼各切

今經典作蠚、詩都人士、卷髮如蠆、鄭箋、蠆螫蟲也、釋文螫音釋、本又作蠚、呼莫反、又周禮山師注、螫噬之蟲獸釋文、螫音釋、劉呼洛反、蓋亦作蠚字讀也、又爾雅釋蟲郭注、入角螫蟲、釋文、螫、猶蠚也、蠚火各反、正字當作蠚、

蝕敗創也从虫人食食亦聲

按日月薄食經典古本往往作蝕易豐月盈則食釋文食或作蝕詩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漢書劉向傳引食作蝕春秋左氏隱三年日有食之釋文食本或作蝕穀梁隱三年日有食之釋文食本亦作蝕後皆放此蝕並當作蝕爲正

蛤蜃屬有三皆生於海千歲化爲蛤秦謂之牡厲又云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从虫合聲

今經典作蛤禮記月令爵入大水爲蛤國語晉語雀入於海爲蛤形聲上下左右之異經典往往有之

蠯蜌也大徐本作階小徐本作陛韻會引作蜌與爾雅同從之脩爲蠯圜爲蠇从虫

庳聲

周禮作蠯鼈人、祭祀共蠯嬴蚳醢人、脾析、蠯醢、儀禮作蜱、既夕、脾析、蜱醢、惟爾雅作螷、釋魚、螷蜌、螷與說文同、按螷蠯不過从虫从䖵之異、蜱則說文自有蠯字、䖵部云、蠯蠯蛸也、从䖵卑聲、或从虫作蜱、又本部云、蜱蛸、堂蜋子、合之爾雅釋蟲、不過蟷蠰其子蜱蛸、蜱與蠯正一字也、與螷蠯字迥異、

蚌　蜃屬从虫丰聲

此字經典固多不誤、然往往有作蜯者、周禮鼈人注、杜子春云、螷蜯也、是也、且釋文所引古本、亦多有作蜯者、易說卦、離爲蚌、釋文、蚌、本又作蜯、爾雅釋魚、蚌、含漿、釋

文蚌、本或作蜯、釋器注、跳、小蚌、釋文蚌、本作蜯、說文無蜯字、作蚌爲正、

蠏有二敖八足旁行非蛇鱓之穴無所庇从虫解聲或从魚作䲒

今經典作蟹、易說卦傳、離爲蟹、考工記梓人注、仄行、蟹屬

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气射害人从虫或聲又从國作蟈于逼切

今經典分作二字、詩何人斯、爲鬼爲蜮、春秋作蟚三傳竝同、皆短狐、含沙射人者也、周禮秋官蟈氏、禮記月令螻蟈鳴、皆蛙也、齊魯之閒、謂蛙爲蟈、蟈氏司農注、蟈讀

爾雅釋蟲次蟗鼅鼄鼅鼄鼄蝥郭注今江東呼蝃蝥蝃蝥卽鼅鼄說文無蝃字正字蓋作鼄周伯琦謂鼄別作蠽蟄竝非是鼄爲蠽蟄之正字不能詳也、蝥說文所無蠽蚰部云小蟬蜩也从蚰截聲蠽蠽一字說文虫部蚰部兩收之、

蠐螬蠐螬也从蚰𧖻聲

孟子滕文公螬食實者過半矣本字作此螬隸省、

蠭飛蟲螫人者从蚰逢聲古文作𧖴

按此字俗作蜂然經典尚多不誤左僖二十二年傳蠭蠆有毒文元年傳蠭目而豺聲爾雅釋蟲土蠭木蠭皆與說文同僖二十二年釋文云蠭本又作蠭俗作蜂是矣文元年釋文又云蠭本又作蜂釋蟲釋文又云蠭本

又作蠭字又作蜂何漫無審決也漢書項籍傳師古注

蠭古蜂字

𧓍𧓍蟟也从䖵巨聲　蟟𧓍蟟也一曰蜉蝣朝生莫死者

从虫尞聲

今經典作渠略爾雅釋蟲蜉蝣渠略詩蜉蝣毛傳蜉蝣

渠略也朝生夕死爾雅釋文云畧或作𧑁詩釋文云渠

略本或作蟝𧑁又引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今據說

文二字非不施虫但字作𧓍蟟不作渠𧑁蟝𧑁耳蟝𧑁

𧑁等字說文所無正字當作𧓍蟟

𧒂齧人飛蟲从䖵民聲或从昏作蟁以昏時出也俗从虫

从文作蚊

爾雅釋鳥鷏蟁母郭注似烏鸔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

聲今江東呼爲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因以名云釋文

蟁本或作䲸郭云皆古蚊字案說文蟁正字蚊俗字或

作蚊、

蠹木中蟲从䖵橐聲或从木作蠧象蟲在木中

今經典作蠹隸省周禮翦氏掌除蠹物左襄二十七年

傳財用之蠹襄三十一年傳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公

羊宣十二年傳皮不蠹爾雅釋蟲蛅毛蠹蝎桑蠹正字

竝當作蠹周禮注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其

實橐字恐即蠹字之譌

蠹蚍蠹也从䖵橐聲或从虫从孚作蜉

今經典从或體爾雅釋蟲蚍蜉大螘詩曹風蜉蝣之羽夏小正蜉蝣有殷皆是漢書作蠢見五行志

蟲部

𧖅蟲食艸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或从敄作蝥古文从虫从牟作蛑

今經典三體竝行左成十三年傳帥我蝥賊是從或體作蝥詩大田釋文蝥本又作蛑瞻卬蟊賊蟊疾釋文本作蛑爾雅釋蟲釋文蟊本亦作蛑是從古文作蛑惟蟊字似即屬蟲字之變經典行之最多然詳考說文是別一字蚰部云蟊蠿蟊也从蚰矛聲莫交切又云蠿蟊作罔蛛蟊也其物與食根之蟊迥異正字當作蟲集韻作

蠶今經典無行之者惟詩大田孔疏引爾雅李巡舊注而言之曰蠶與蝨古今字耳蝨蓋蠶字之譌因可推知爾雅舊本蝨作蠶孔疏引爾雅李巡云云亦作蠶今皆作蝨乃淺人所改其曰蝨與蝨古今字尚存一蝨字亦窘於文勢不能改而竟不顧其言之有來歷爾雅李巡云云仍作蝨也蟁从䖵象其形故字从虫不从彔徐鍇繫傳云唯此一字象蟲形不从彔書者多誤

𧖐𧖐蜉大螘也从䖵𣬈聲或从虫比聲作蚍

今經典从或體

𧓉臭蟲負蠜也从䖵非聲或从虫作蜚

今經典从或體春秋莊二十九年秋有蜚爾雅釋蟲蜚

蠦蜰、

風部

䬝北風謂之䬝从風涼省聲

今經典作涼、詩北風、北風其涼、禮記月令、涼風至、爾雅釋天、北風謂之涼風、爾雅釋文云、涼、本作古䬝字、則古字本作䬝、

飆扶搖風也从風猋聲或从包作颮

今經典作猋、爾雅釋天、扶搖謂之猋、禮記月令、猋風暴雨總至、正字當作飆、今作猋、說文犬部、猋、犬走皃、从三犬、義異、若據鄭月令注、訓猋風爲回風、則猋當作飆、隸作飄、說文風部、飄、回風也、从風𤐫聲、颮、文選西都賦李

善注以爲古飈字據說文乃或體也

𩗗風雨暴疾也从風利聲讀若栗　颲烈風也从風列聲讀若列

詩七月二之日栗烈釋文栗烈寒氣也說文作𩗗颲𩗗颲蓋卽此𩗗颲之譌但說文未嘗引詩而陸氏云云豈今本有脫文邪又大東有冽氿泉正義引七月云二之日栗冽是冽爲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仌今本說文仌部無冽字祇有凓字云寒也从仌㮚聲栗烈之栗疑卽凓字之省栗烈或當作凓冽今本說文脫冽字矣

它部

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

無它乎或从虫作蛇

今經典凡它虫字从或體作蛇、如易繫辭龍蛇、詩斯干虺蛇、是也、而它則爲餘別義、如易比終來有它吉、中孚有它不燕、國語周語不出於它矣、又儀禮士虞禮記、他用剛日、鄭注、今文他爲它、詩鶴鳴、他山之石、陸氏本作它、釋云、它古他字、餘多作他、說文無他字、祇有佗字、見人部、篆文相似故又因佗變作他、

龜部

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它爲雄象足甲尾之形

今經典多作龜、亦作龜、五經文字云、說文作龜、石經作

龜、今據說文實作龜不作龜恐五經文字誤石經所作漢碑往往有之字鑑云俗作龜、

䶰龜甲邊也从龜冄聲天子巨䶰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

今經典往往作䫇如公羊定八年傳龜青純何休注純緣也謂緣甲䫇也釋文䫇而占反卽此䶰字今作䫇俗字也、

黽部

鼈甲蟲也从黽敝聲

今經典往往作鱉亦或作鼈易說卦傳爲鱉考工記梓人注內骨鼈屬釋文本又作鱉之類說文無鱉鼈字統

當作鼃爲正、

鼃蝦蟇也从黽圭聲　畫蟇也从虫圭聲竝烏蝸切

按說文有畫無蛙、經典有鼃字、文有蛙字、作一字用、蓋卽借畫字之聲而變其體、其作鼃者、如周禮蟈氏、掌去鼃黽、國語晉語、沈竈產鼃、越語、若鼃黽之與同陼、考工記梓人鄭注、脰鳴鼃黽屬、其作蛙者、禮記月令鄭注、螻蟈蛙也、爾雅釋魚郭注、在水者黽、耿黽也、似青蛙、玉篇黽部云、鼃蝦蟇也、今作蛙、六書正譌云、畫蟇也、非蝦蟇、

鼃蝦蟇也、俗作蛙、非、

鼁圥鼁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鼁鼁其行圥圥从黽从圥圥亦聲或从酋作䵹

今爾雅作鼁、釋魚云、鼁䵹、蟾諸、釋文鼁起據反、䵹譌䵹、
音秋、按說文無鼁字、玉篇亦無鼁、卽鼀字之譌、䵹乃鼀
之或體、與鼀同、七宿切、而別音秋、此竝誤也、據說文作
圥鼀、是疊韻字、屮部云、圥、菌圥、地蕈、叢生田中、从屮六
聲、力足切、後人不識圥字、緣鼀亦从圥、遂直用鼀、又以
䵹與鼀一字、嫌一字聯用、遂改鼀為鼁、殊不直一笑也、
爾雅鼁䵹、當依說文作圥鼀、戴氏震謂鼁當作鼀、䵹當
同𪓿、式支切、今為鼀之重文、說文誤、按酋聲與圥聲古
音通、爾聲與酋聲古音亦通、戴氏說似可備一解、然許
於𪓿字下云、䵹𪓿詹諸也、詩曰得此䵹𪓿、言其行𪓿𪓿
从黽爾聲、若以䵹為𪓿之重文、則䵹𪓿亦一字聯用、其

讀當如施施今本詩文何以作戚施施邪今本說文似非誤戴氏說恐屬臆斷又說文虫部𧓍𧓍鼀詹諸以脰鳴者从虫匊聲則光鼀作𧓍鼀亦通

䵹鼀䵹詹諸也詩曰得此鼀䵹言其行鼀鼀从黽爾聲式支切

今詩新臺得此戚施作戚施毛傳以爲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鄭箋據爾雅籧篨口柔戚施面柔以申毛義按詩意是國人痛疾宣公而目之以籧篨戚施如爾雅之義與詩意殊不相入不如照說文籧篨戚施竟作惡物竹部籧篨粗竹席也本部云鼀䵹詹諸也又鼀本字作鼀注云光鼀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

先先蓋卽俗所謂癩蝦蟆者籧篨固粗物而戚施尤爲惡物故借此以醜詈之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卷蟲豸部六引韓詩得此戚施薛君章句戚施蟾蜍喻醜惡是也正字當作鼀䵷或作䶂䵷爾雅釋文謂字書作規頃然說文無其字惟玉篇見部有規覟二字聯文云面柔也廣韻五支同規頃恐屬規覟之譌

鼉水蟲似蜥易長大从黽單聲

今經典作鼉單聲者作从吅从田从一不成字周書王會會稽以鼉作鼉

二部

亟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閒上下一心以舟施亟也古文

从月作丞

今經典作恒、隷變漢碑有之、佩觿云亙字從二閒舟今之隷書轉舟爲日、

亘求亘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亘回形上下所求物也 須緣切徐鍇曰亘字从回風回轉所以宣陰陽也

按亘隷作亘此爲亘布之亘凡經典中宣字本字皆此字也、今亘字廢不用、統作宣字、然義則異矣、說文宀部宣天子宣室也、从宀亘聲淮南本經訓武王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高誘注宣室殷宮名、一曰獄也、此其義與亘字義迥別。亘與亙異、亙从舟、居鄧切、

竺厚也从二竹聲 篤厚也从亯竹聲讀若篤 並冬、毒切

按爾雅釋詁竺厚也釋文云竺字又作篤同邢疏亦云竺與篤同漢平輿令薛君碑遭此竺旻竺旻即篤旻葢古字本作竺也竺从二二地之數故義爲厚篤說文馬部馬行頓遲从馬竹聲無厚義而經典於篤字則概訓爲厚可知凡經典篤字皆竺字也徐鍇繫傳云詩曰篤公劉論語曰行篤敬皆當作竺假借此篤字又按作篤亦通周伯琦云燕育厚之道也會意俗用篤乃馬行頓遲也義異

土部

墺四方土可居也从土奧聲 於六切

書禹貢四隩既宅國語周語宅居九隩正字當作此漢

書地理志四奧既宅注奧讀曰墺謂土之可居者也此師古所以爲知古也今作隩說文𨸏部隩水隈崖也从𨸏奧聲烏到切爾雅釋邱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是其義故釋文引字林云隩烏到反音亦與大徐引孫愐音切同

堣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　嵎封嵎之山在吳楚之閒汪芒之國从山禺聲

今經典堯典宅嵎夷禹貢嵎夷既略作嵎國語魯語防風氏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作隅據說文堯典禹貢當作堣魯語當作嵎

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从土母聲

今經典通作牧書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書序與受戰于牧野詩大明牧野洋洋水經注清水篇牧野作坶野引詩坶野洋洋又鄭箋引書牧誓陸氏本作坶誓盍即坶字而少異其文

墽磽也从土敫聲

按墽詳說文列字義例上列壤柔土也下列壚剛土也垶赤剛土也埴黏土也是墽訓磽磽爲磬石謂土之堅磬而瘠薄者也今經典作磽孟子告子則地有肥磽國語楚語瘠磽之地又作墝詩邱中有麻毛傳邱中墝埆之處按說文無墝字石部有磽字乃聲同假借正字當作墽禮記王制鄭注田肥墽有五等作墽此正字也詩

禮記釋文、凡墝字云本亦作墽、是古本周多作墽也、

垟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

周禮草人、騂剛用牛、故書騂爲挈、杜子春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正字當作垟、今作騂、說文原本無騂字、今在新附、云馬赤色也、廣雅釋地作垟、云垟土也、

凷墣也从土一屈象形或从鬼作塊

今經典从或體作塊、儀禮喪服傳、寢苫枕塊、既夕記、堊用塊、左僖二十三年傳、野人與之塊之類皆是、漢碑尚有作凷者、衡方碑云、寢闇苫凷、

坄陶竈窻也从土役省聲

今經典不省作垼、儀禮士喪禮、爲垼于西牆下、既夕記

堊用塊、禮記喪大記甸人爲堊于西牆下之類、據說文當作㙯、
圪糒高皃詩曰崇墉圪圪从土乞聲
今詩皇矣作仡仡、假借字、九經字樣引詩作圪圪、云圪說文、圪、隸省、釋文引說文作仡、相傳寫刻誤、
塈仰涂也从土旣聲
書梓材、惟其塗塈茨、塈據說文當作墍
埽棄也从土从帚
此字經典尚多不誤、然亦有作掃者、如論語子張、當洒埽應對進退之類、五經文字云、埽經典及釋文多作掃
按埽从土从帚、帚本从又持巾埽冂內、又、卽手也、復變

土爲手、於義爲贅、此亦隸變之譌、漢脩華嶽碑、彗掃頑凶、作此、此俗遂因之、

扗存也从土才聲

今經典作在、隸變、漢桐柏廟碑、常若神在、政如此作曹全華山廟等碑、大略亦同、後遂因之、

㘸止也从土从畱省土所止也此與畱同意古文作坐

今經典从古文作坐、

壎樂器也以土爲之六孔从土熏聲

今經典通用塤字、詩何人斯、伯氏吹壎板、如壎如箎、禮記樂記、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箎之類、作壎、卽塤之隸變、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笙師掌

敎歈竽笙塤籥簫箎篴管春牘應雅爾雅釋樂大塤謂之嘂之類作塤說文無塤字六書正譌云壎俗作塤非

對爵諸侯之土也从㞢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古文省作𡉚徐鍇曰各之其土也會意

今經典作封五經文字馬氏本云左旁上從籒文㞢下從土不從𡉚對說文封隸省按隸今見華山廟碑脩封禪之禮白石神君碑體連封龍如此作俗遂因之然變从㞢从土之字而爲从重土之𡉚殊失六書之意

壐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聲籒文从玉作璽

今經典从籒文周禮司市以璽節出入之掌節貨賄用璽節職金揭而璽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璽書追而與之

國語魯語追而予之璽書此類皆从玉不从土所以然者古者諸侯大夫印並稱璽秦以來惟天子得稱之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見蔡邕獨斷故其字獨依籒文从玉據說文則从土爲正字也

型鑄器之法也从土刑聲

詳說文儀型典型當用此字今經典統作刑說文刀部刑剄也从刀幵聲義異

壔射臬也从土𦎫聲讀若準

書康誥孔疏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準限之準正字即此壔字周禮注又省作𦎫司裘職鄭云侯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𦎫𦎫釋文𦎫本又作準按

𦎫說文亯部孰也从亯从芉讀若純一曰鬻也音義俱

異準水部平也从水隼聲此準平繩直之準音同而義

與𦎫的異

堞城上女垣也从土枼聲

今經典作堞左襄六年傳傅於堞襄二十七年傳崔氏

堞其宮而守之

坻小渚也从土氐聲 直尼切 坘箸也 小徐本作著止也 从土氏

聲 諸氏切

按二字經典混用據說文爾雅釋水小沚曰坻詩蒹葭

宛在水中坻當从土氐聲左昭二十九年傳物乃坻伏

又如方言𪕊鼠之場謂之坻蚳蟓其場謂之坻當从土

氏聲、
垎水乾也一曰堅也从土各聲
水乾也堅也水乾則土堅義相承禮記學記鄭注格讀
如凍洛之洛扞格堅不可入之貌考說文無洛字洛恐
垎字之譌孔疏今人謂地堅爲洛亦可知其字从土不
从公也、
坿益也从土付聲
孟子盡心附之以韓魏之家趙注附益也正字當作此、
今作附說文𨸏部附附婁小土山也義異、
塞隔也从土从𡫳
今經典作塞隸省變漢無極山碑令王翊各白羊塞神

山隸釋云以塞爲賽攷如此作楊統碑作塞

垔塞也从土西聲或从𠣘作𡋯

今經典多作堙左襄六年傳甲寅堙之襄二十五年傳井堙木刊國語周語墮高堙庳晉語夷竈堙井亦作陻書洪範鯀陻洪水盐卽或體𡋯字隸作陻垔既从土而又加𨸏陻既从𨸏而又加土皆俗贅也正字當作垔其从西聲者古音相似故石經尚書殘字陻作伊

坏丘再成者也从土不聲

今經典書禹貢作伾云至於大伾孔傳山再重曰伾爾雅釋山作坯云一成坯郭注引書至于大坯書釋文伾本又作岯字或作伾爾雅釋文坯或作伾按伾岯說文

無其字。伾人部云。有力也。从人丕聲。引詩以車伾伾。義異。正字當作坏。爾雅釋文又云。說文作坏。陸氏蓋亦有訂正之意。又按今經典有如說文作坏者。率異音異字。禮記月令孟秋坏牆垣。仲秋蟄蟲坏戶。孟冬坏城郭鄭注竝云。坏益也。釋文戶回反。音陪。蓋一成再成字。祇知从丕聲作坯作岯或作伾。至坏字則字雖行而說文之本義亡矣。緣不察不與丕古音相通。以爲音丕之字必當丕聲故也。

堋 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

今左氏昭十二年傳作塴。五經文字亦作塴

垗 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从土兆聲

今經典竝作兆如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肆師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又禮記樂記綴兆舒疾行其綴兆又周禮小宗伯卜葬兆儀禮士喪禮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左氏哀二年傳無入于兆孝經卜其宅兆又左文十八年傳其器則姦兆也爾雅釋言兆域也之類皆是孝經釋文云兆字書作垗

壠邱壠也从土龍聲

今經典作壟禮記曲禮適墓不登壟月令塋邱壟之大小高卑又作隴爾雅釋邱注邱有隴界如田畝釋文隴本又作壟正字當作壠隴說文𨸏部云天水大坂也从𨸏龍聲按漢碑隴西作隴見馮緄曹全華山亭等碑墳

瓏作瓏見雍勸闕等碑、

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矦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矦从重土楚爵有執圭古文从玉作珪

今經典多用圭字亦有从古文作珪者如書金縢植璧秉珪左哀十四年傳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爾雅釋器弓以玉者謂之珪公羊定八年何休注迎珪璧琮璜璋五玉之類人多疑說文偏旁如萆名之必从艸地名之必从邑其字爲非古今觀圭古文作珪知古人制字之意如此非後代緐文也、

垂遠邊也从土𠂹聲

垂俗作𦈢此大誤也𦈢乃罌𦈢字說文缶部𦈢小口罌也从缶𠂹聲池僞切此即今之𦈢字音義俱異而邊垂義今經典多作陲如左成十三年傳虔劉我邊陲之類正字當作垂陲說文𨸏部陲危也从𨸏垂聲義異經典亦有作垂者爾雅釋詁疆界邊衛圉垂也郭注疆場境界邊旁營衛守圉皆在外垂也正合說文之義又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樂彥莊子逍遙遊釋文引崔譔皆訓垂爲邊

𡑝兔堀也从土屈聲　堀突也从土屈省聲

按凡隸从屈之字說文皆从𡳐惟堀有从屈省之堀有从屈不省之𡑝其義各異則左昭二十七年傳光伏甲

於堀室。當作堀。詩曹風蜉蝣掘閱。當作堀。左傳釋文云堀本或作窟。按說文無窟字。堀乃窟之本字也。

堇部

艱土難治也。从堇黏土也艮聲。籒文从喜作囏

今經典作艱。周禮作囏。鄉師而賙萬民之囏阨。遺人以恤民之囏阨。釋文。囏古艱字。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二十六終

會稽邵瑛

田部

疇　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屈之形或省田作𠃬

今經典作疇、隸變漢丁魴碑等有之、

⿰田柔　和田也从田柔柔亦聲也鄭有⿰田柔地名也此據小徐本大徐本無

明道本國語鄭語、鄔弊補舟依⿰黑柔歷華、⿰黑柔據說文當作⿰田柔、宋庠補音本作⿰田柔、史記鄭世家注同、詩譜作疇、按疇乃⿰田柔之通作、然即此亦足見其字从田不从黑、明道本作⿰黑柔、譌也、說文無⿰黑柔字、

畮　六尺為步步百為畮从田每聲或从田十久作畝

今經典惟周禮作畮見大司徒等職餘多作畝或作畞

漢書多作晦師古云晦古畝字

畿　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从田幾省聲

垠　地垠也一曰岸也从土艮聲或从斤作圻　語斤切

今經典畿圻通用如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周書職方作王圻左襄二十五年傳天子一圻周禮大司馬鄭注引作一畿詩元鳥邦畿千里尚書大傳鄭注引作邦圻儀禮喪服鄭注天子圻內之民釋文本又作畿穀梁隱元年傳范注天子畿內釋文本或作圻若此之類不可悉記據說文圻與垠一字淮南俶眞訓通于無圻高誘注圻音寅垠也淮南以圻作垠字用高誘即以垠

訓垳以人所通曉者訓也、玉篇土部、㑹垳與垠聯列、垳以魚斤切、垳堮也、爲正音正訓、巨衣切、天子之地一垳、爲旁音旁訓、又垠字下引說文曰、地垠也、一曰岸也、與垳同、頗存古意、自此以後字書直垠爲垠堮、垳爲京垳、與畿一字、後起之音義勝、而本義亡矣、

畍境也从田介聲

今經典作界、漢白石神君碑、縣界有六名山、如此作、後遂因之、衡方碑作畀

畱止也从田丣聲

今經典多作留、九經字樣云、畱、說文、留、隸省、三國虞翻傳注、古桺丣同字、故劉畱聊桺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

六書正譌云从田、田猶土也會意亦卽酉字諧聲、俗作留从丣非、

疃禽獸所踐處也詩曰町疃鹿場从田童聲

今詩東山作畽、各本皆同、釋文云畽本又作疃正字當作疃、

畼不生也从田昜聲

按不生也、蓋謂田不毛也、不毛之土、適形廣莫故轉義卽爲通畼、今經典作暢、如易文言暢於四支、禮記月令命之曰暢月、樂記四暢交於中、孟子滕文公草木暢茂之類、此亦隸變之故晉鄭烈碑遺嚮暢於吳會、政如此作、俗遂因之、徐鉉曰、借爲通畼之畼、今俗別作暢、非是、

畕部

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或从彊土作疆

今經典多從或體亦有作畺者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肆師與祝侯禳于畺及郊國語周語畺有寓望是也

黄部

黄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亦聲炗古文光

今經典作黃隸變漢碑多作黄黄亦有作黄者見陳球碑陰從說文而省也

男部

舅母之兄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从男臼聲

今經典變作勇、

力部

勳能成王功也从力熏聲古文勳从員作勛

今經典俱作勳惟孟子萬章放勛乃徂落作勛又周禮夏官序官鄭注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據說文勛勳古今字實一字也、

勴助也从力从非慮聲

今經典作勴爾雅釋詁助勴也、

勑勞也从力來聲 洛代切

今經典作敕爾雅釋詁敕勞也釋文敕本又作飭並耻力反引說文字林來旁作力是勞來之字又作來釋詁

來勑也釋文來本又作勑力代反按陸氏俱有訂正俗譌之意但經典行之已久不能遽定據說文正字當作勑也詩大東職勞不來孟子滕文公勞之來之據字竝是勑字經典多省借字故作來。六經正誤引釋文條例云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說文以爲勞倈之字此陸氏但知从來从力爲勞勑字而不知約勑之勑本不從來蓋勞勑字从往來之來音力代反約勑字从來从力音敕來从兩入音棘往來之來从兩人音萊來隸變爲朿又音刺重兩朿爲棗竝兩朿爲棘自漢以來誤以來爲來故東方朔謂兩來爲棗其舛久矣按毛氏之論甚篤然未知所本說文不見有勑字亦不見朿字从兩

入作來也、姑存以備考、

勥迫也从力強聲古文从彊作勥 巨良切

此爲勥悍之勥、今經典統用彊字、書洪範、彊弗友剛克、孔傳、世彊禦不順、詩蕩、曾是彊禦、毛傳、彊梁禦善也、孔疏、彊梁任威使氣之貌、國語楚語、彊忍犯義、爾雅釋言、彊暴也、郭注、彊梁淩暴、此類正字當卽此勥字、後人廢勥字不用、故祇用彊字、葢从古文而省偏旁力也、又據義如左莊十九年傳、鬻拳強諫楚子、文十年傳、三君皆將強死、昭七年傳、匹夫匹婦強死、正字亦當卽此字、从本字而省偏旁力、但釋文音其丈反、姑存以備參、

勖勉也从力冒聲

今經典作勗書牧誓夫子勗哉、康誥乃寡兄勗、君奭汝明勗、詩燕燕以勗寡人、儀禮士昏禮勗帥以敬先妣之嗣、爾雅釋詁勗勉也、此類竝當作勖為正、今作勗竟似从日从助、非也、

勶發也从力从徹徹亦聲

按此為勶去之勶、今經典多作徹、詩楚茨廢徹不遲、禮記曲禮客徹重席徹緣、儀禮士冠禮徹筵席、鄉射禮乃徹豐與觶、左宣十二年傳軍衛不徹、襄二十三年傳卒公不徹樂、論語八佾以雍徹、亦或作撤、論語鄉黨不撤薑食、按撤說文所無、徹支部云通也、从彳从支从育義異、作勶為正、

勠并力也从力翏聲

今經典多作戮書湯誥與之戮力左昭二十五年傳戮力壹心國語晉語戮力一心吳語戮力同德此類竝當从力作勠爲正戮乃殺戮字說文戈部戮殺也从戈翏聲

勀尤劇也从力克聲

隸作剋今經典多作剋爾雅釋詁剋勝也皇本論語顏淵剋巳復禮爲仁又書洪範曰克周禮太卜注引作剋亦作尅論語子罕集解弟子顏尅詩清人序高克好利釋文云克一本作剋按尅剋竝勀字之傳寫譌作勀爲正廣韻二十五德竝收勀剋二字訓勀爲自強剋爲剋

㠯非也玉篇寸部無尅字刀部有尅字則尅字之傳寫譌無疑

券勞也从力𢍏省聲　倦罷也从人𢍏聲

按二字音義俱同今經典多从人部之倦作倦然禮記表記不繼之以倦釋文本又作券論語顏淵居之無倦釋文亦作券考工記輈人終日馳騁左不楗注杜子春云書楗或作券康成謂券今倦字也則古字多作券亦可不省𢍏作劵而倦乃今字也說文亦參存古今字耳

勈气也从力甬聲或从戈用作𢦒古文从心作恿

今經典从說文本字而變右形左聲爲下形上聲至俗有下从男作勇者則誤矣此亦從隸始見漢孔彪袁良

孫根等碑、

刦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刦或曰以力止去曰刦

按此字經典尙多不譌然往往有舊本而作刼者、如禮記儒行、刼之以衆可親而不可刼也之類、正字當作刦

字鑑云刦从力从去俗作刼刧、

劦部

恊同心之和从劦从心　協衆之同和也从劦从十古文

協从曰十作叶或从口作叶

按今經典多作協亦或作叶、周禮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注故書協作叶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亦有作叶者書洪範協用五紀漢書五行

志作叶用五紀、少作恊者、五經文字祇收協不收恊、十部云、協和也、又云心部亦有恊字與此字同、竝訓和、按張參謂心部亦有恊字、不知所指、今據說文自是二字、但經典廢恊不用耳、

金部

金五色金也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古文作金

復古編云、今字从亼从丅、丅、古及字、金从反丅、後人傳寫之誤、當从正丅字、今經典作金、隸省、

鋻鐵也一曰轡首銅从金攸聲

按此鋚卽肇革之肇之正字、詩蓼蕭、鞗革沖沖、毛傳、鞗、

轡也、革轡首也、采芑、鉤膺鞗革、鄭箋鞗革轡首垂也、韓奕、鞗革金厄、鄭箋鞗革謂轡也、載見、鞗革有鶬、鄭箋鞗革、轡首也、訓文小異、而大致皆同、則說文之鋚、與毛詩之鞗、實一字也、且載見鄭箋又云鶬、金飾貌、而說文字正从金、訓轡首銅、則鞗之當作鋚無疑也、鞗革岐陽石鼓文作鋚勒、即鞗革也、郭氏云、鋚大么反、轡首銅也、廣韻音條、絧頭銅飾、周寅簋文、亦作鋚勒、鋚字正與說文同、周宰辟父敦、作攸革、薛尚功王俅等、並釋作鋚、周伯姬鼎、作攸勒、薛尚功亦釋作鋚、其他周頌鼎攸勒、周頌壺攸勒、周吳彝攸勒、周頌敦攸勒、周仲殷父敦攸勒、周寰盤攸勒、尚有周康鼎無專鼎、亦有此二字、字跡剥泐

不可涉筆見於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者皆薛尚功王俅所不及見使見之而著於錄亦必釋作鏨不釋作鑿蓋古原無鏨字故說文不收入革部也、

鍛小冶也从金段聲丁貫切　鍜錏鍜也从金叚聲乎加切

今經典冶鍛之鍛往往作鍜鍜之鍜如書費誓鍜乃戈矛詩公劉取厲取鍜儀禮喪服鍜而勿灰考工記函人凡甲鍛不摯則不堅穀梁莊二十四年傳棗栗鍜脩之類竝當从段作鍛爲正、

鍾酒器也从金重聲　鐘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从金童聲

按據說文鍾是酒器鐘是樂器今經典多通用鍾爲樂

器。其誤亦始漢碑。韓勑碑云。鍾磬瑟鼓。校官碑云。鍾磬縣矣。鄭固碑云。至德不紀。則鍾鼎奚銘。鐘皆作鍾。故集韻引字林云。鍾。酒器也。一曰樂器。鍾鐘混用。由來久矣。

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于月从金監聲 革懴切

監臨下也从臥衉省聲古文从言作䜭 古銜切

按鑑爲盆鑑鏡鑑。監爲臨監。又通用爲監察監觀。據說文義如是。按之經典亦合。周禮淩人。春始治鑑。左莊二十一年傳。鞶鑑。昭二十八年傳。光可以鑑。鑑或作鑒。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考工記輈人。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詩柏舟。我心匪鑒。此盆鑑鏡鑑義也。書大誥序。三監及淮夷畔。梓材。王啟監。禮記月令。四監。王制。天

子使其大夫爲三監、周禮太宰立其監、詩賓之初筵、既
立之監、又書太甲、天監厥德、詩大東、監亦有光、皇矣、監
觀四方、烝民、天監有周、敬之、曰監在茲、殷武、天命降監
左莊三十二年傳、監其德也、禮記月令、監工日號、國語
周語、使監諷者、后稷監之、上卿監之、君親監之、魯語、曰
入監九御、齊語、而監其鄉之資、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晉
語、且以監諸侯之爲、楚語、精物以臨監享祀、此臨監義
也、其他如書說命、監于先王成憲、秦誓、厥監惟不遠、康
誥、予惟不可不監、洛誥、我不可不監于有夏、呂刑、今往
何監、左昭二十五年傳、詩曰、我無所監、國語周語、使承
監焉、魯語、使長監於世、晉語、監戒而謀、論語八佾、周監

於二代爾雅釋詁監視也泛用爲監察監觀義者甚多皆與說文合則音切亦當如徐鉉引孫愐鑑讀革懺切監讀古銜切一音去聲一音平聲不容舛互而陸氏作音于監字或音古懺反工暫反古暫反或音工銜反古銜反工杉反紛紜錯出宋庠作國語音亦古懺古銜互見詳其意義又非字音清濁之分殊不可曉考周禮凌人釋文鑑本或作監詩柏舟我心匪鑒陸氏本作監云本又作鑒據毛傳鄭箋鑒爲鏡自當以鑑爲正字監爲異文而陸氏轉以監爲正字鑒爲異文則陸氏於鑑監二字本不甚了然故其作音亦不甚清釐也不可不據說文而論之

鐩陽鐩也从金㒸聲小徐本作鐆

今經典多作燧考工記輈人謂之鑒燧之齊禮記內則金燧木燧左文十年傳命夙駕載燧論語陽貨鑽燧改火又作遂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按燧說文作𨽿𨸏部云𨽿塞上亭守烽火者从𨸏从火遂聲篆文省作隧其義迥異遂取聲同假借正字當作鐆或依小徐本作鐆五經文字作鐩

鈃器也从金荆聲　鈃似鐘而頸長从金幵聲　並戶經切

按說文鈃與鎬鏕銚溫器聯列故注家以爲菜和羹之器疏家以爲盛之於鈃器即謂之鈃羹鈃與鍾酒器聯列故莊子徐無鬼稱鈃鍾釋文引字林云鈃似小鍾而

長頸、今說文作似鐘、寫刻之譌、五經文字、鉶鈃竝音刑、上祭器、下樂器、似鐘而頸長、禮記或通用下字為祭器、按張氏之意、以祭器作鉶爲正、是也、泥說文似鐘字、遂以爲樂器、非也、鍾爲樂器、鍾實非樂器、本部樂器類字、與此相隔、尙幾及百字、鈃鍾必非樂器、可斷然而無疑、禮記或通用鈃字爲祭器、禮運鉶羹、釋文本作鈃、是大抵釋文本多用鈃字、詩采蘋鄭箋、閟宮毛傳、鉶字陸氏皆作鈃、儀禮聘禮、公食大夫禮、特牲饋食禮、鉶字屢見、釋文祇鈃音刑、絕不及鉶字、可知其皆作鈃也、陸氏作鈃、政陸氏之誤、而張忠甫作儀禮識誤、過尊陸氏、將盡改鉶爲鈃、勢必將凡經典之鉶字、盡改作鈃矣、不可不

表說文以娭好古而求是者之審定焉

鐙酒器也从金豋象器形或省金作豋 大口切 枓勺也

从木从斗 之庾切

詩行葦酌以大斗正字恐當作鐙或作豋而釋文云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又音主則徐邈直依說文枓按枓儀禮少牢饋食禮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鄭注枓剩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記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士喪禮賈疏枓受五升方有柄用挹盆中水以沃尸史記趙世家使廚人操銅枓正義枓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殊無有以爲酒器者而核之本詩毛傳及孔疏則顯合毛傳云大斗長三尺也孔疏云大斗長三

尺、謂其柄也、引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然孔疏又云、此蓋從大器挹之于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則沖遠亦以斗非酒器故如此曲說、今據說文酒器有鐙字或作豋則酌以大斗、自可作鐙豋、即如毛傳之說、亦當作枓、不當作斗、斗乃假借字也、周禮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鄭注、斗所以沃尸也、大戴記保傅篇、太宰持斗而御戶右、盧辯注、斗所以斟、亦假借字、說文部首、斗、十升也、象形有柄、雖其制與今之斗不同、然畢竟非酒器、亦非沃盥之器、

鑯　鐵器也一曰鐫也从金韱聲

鐫也、係鐫也之譌、玉篇廣韻類篇引說文、並作鐫也、說

文鑴穿木鑴也从金雋聲一曰琢石也今本作琢石類篇所引也從此雕鑴之鑴鐵訓爲鑴卽鐫刻字今經典鐫作鋟公羊定八年傳睋而鋟其板釋文鋟本又作鐫以爪刻饋欽板也何休注同集韻云鋟或作鐫不知鐫實本字也說文無鋟字

鐙錠也从金登聲

按以鐙爲錠顏師古急就篇注云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杅而中施釭有柎者曰錠無柎者曰鐙是鐙卽今燈之正字今經典亦有鐙字儀禮公食大夫禮實于鐙禮記祭統執醴授之執鐙然乃瓦豆之鐙非鐙燭之鐙瓦豆之鐙今文作登說文作豋不作鐙升不作

登也、𢍏字見豆部

鍼所以縫也从金咸聲　箴綴衣箴也从竹咸聲竝職深切

按此二字據說文蓋是一字、故玉篇云、箴、或作鍼、集韻云、鍼、通作箴、而經典亦往往二字通用、左成二年傳、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杜注、執鍼、女工、作鍼、禮記內則、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作箴、又文王世子注、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釋文、箴、本亦作鍼、是鍼箴一字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七鍼字下云、古文箴針二形、今作鍼、卷十八鍼字下云、字詁又針箴二形今作鍼、按如元應說、則箴爲古文、鍼乃今文、俗儒但知鍼爲鍼刺、箴爲箴規、失之、惟連針字爲古文、則元應之

以俗書爲古、不可爲訓耳、

錢銚也古田器从金戔聲詩曰庤乃錢鎛

此爲田器錢銚字、今經典惟詩臣工一見、其他多以爲錢布字、如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昭注、錢者金幣之名、古云泉、後轉曰錢、周禮地官泉府司農注、故書泉或作錢、禮記檀弓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鄭注、古者謂錢爲泉布、孟子公孫丑廛無夫里之布趙注、布錢也、是也、說文亦有以錢爲錢貨字、貝部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則假借義、許已行之、玉篇亦以田器爲正義、又力延切、旁通爲錢財義、尚不失說文之意、至類篇以後、字書則倒亂矣、

鉏立薅所用也从金且聲

今經典往往作鋤詩甫田箋使民鋤作耘耔左傳三十三年傳杜注耨鋤也又爾雅釋鳥鶩舂鉏陸氏釋文本作鋤說文無鋤字作鉏爲正六書正譌云鉏俗作鋤非

鉆鐵銸也从金占聲一曰膏車鐵鉆

今經典作鍼周禮射鳥氏幷夾鍼箭具左襄二十六年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又云秦伯車如晉涖盟杜注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本字蓋即此鉆字故以膏車具名鉆字伯車周禮釋文引沈云鍼或作鉆須知鉆實正字也說文本部鍼所以縫也从金咸聲徐鉉曰今俗作針非是職深切音義俱異

鑢錯銅鐵也从金慮聲

今經典作鑢亦作鐦詩抑鄭箋云玉之缺可磨鑢而平考工記鄭眾注云摩鐦之器說文無鐦字作鑢為正○左定四年傳鑪金本此鑢字今各本俱作鑪鑢譌也陸氏釋文本作鑢音慮氏也金名本又作鑪足徵其字本作鑢譌作鑛漢書古今人表亦作鑢師古注鑢音慮

鑋金聲也从金輕聲讀若春秋傳曰𨇨而乘它車

按傳文見左氏昭公二十六年云苑子剸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杜注鑋一足行鑋乃𨇨字之譌或聲同假借正字當作𨇨說文篆雖無𨇨字然鑋字注明引此文作𨇨則足部偶失收此經實當作𨇨也玉篇𨇨

一足行皃廣韻蹇一足跳行皆此經確詁孔疏以鑋字从金義不相入但因文爲義曰旣斷其足而云鑋知鑋是一足行又引說文而圓其說曰鑋金聲也葢擊金爲聲亦名鑋五經文字亦曰鑋金聲也又一足行見春秋左氏傳不知說文原有蹇字从足但足部偶失收政不必一字兩用也

鈗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

按此於解字下引周書一人冕執鈗讀若允今周書顧命各本俱作銳孔傳銳矛屬也陸氏釋文銳以稅反惟蔡傳據說文作鈗讀爲允考說文本部銳芒也从金兌聲籀文从厂剡作厰是銳利之銳非兵器也當作鈗爲

正、毛居正六經正誤不知據說文校正而但以銳爲矛屬、不當爲銳利之銳、引許氏說文音兌駁陸氏以稅反之非、疏矣、且所引說文之音、亦不審其何所出也、

鏐弩眉也一曰黃金之美者从金翏聲

按黃金之美者、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是也、其他經典有作璆者、如書禹貢璆鐵銀鏤、以類相從、璆字當作鏐、且禹貢之梁州、後漢爲益州、益州出金銀銅鐵、郡國志具有明文、可知其字作鏐、不作璆也、故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元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是僞書眞古文作鏐、今作璆、乃聲同假借字、而孔傳遂以玉名解之、孔疏卽以釋器璆琳證之、過矣、釋文亦作璆、然

引韋昭郭璞云紫磨金又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可知陸本必是鏐字今作璆亦沿本書而誤

鉞 車鑾聲也从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 呼會切

此文詩凡三見采菽作嘒庭燎泮水作噦采菽傳嘒嘒中節也庭燎傳噦噦徐行有節也泮水傳言其聲也皆取聲同假借而義與說文同正字當作鉞俗以鉞爲斧鉞字故形容鸞聲無作此字者不知說文斧鉞作戉部首云戉斧也从戈乚聲其从金戉聲者實嘒嘒噦噦之正字也嘒噦據說文皆別有義口部嘒小聲也从口彗聲噦气啎也从口歲聲徐鍇又云今俗作鐬則俗亦知嘒噦从口於鸞聲非正而又認定鉞爲斧鉞故別作鐬

為鸞聲、其實非也、

鍚馬頭飾也从金陽聲

今經典作錫、詩韓奕鉤膺鏤錫、周禮巾車玉路錫樊纓、又錫面朱總、禮記郊特牲朱干設錫、左桓二年傳錫鸞和鈴、此類據說文並當作鍚為正、說文陽與昜異字、無从金昜聲之字、

鎎怒戰也从金氣聲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鎎

今左文四年傳作愾、杜注愾恨怒也、與說文大恉亦同、但杜以字从心、故為恨怒、許以字从金、故為怒戰、攷說文心部愾祇為太息、引詩愾我寤歎、則敵王所愾、自當作鎎為正也、

鐂殺也从金畱聲徐鉉本無此四字

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丣、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文曰春秋左傳虔劉我邊垂本此字、今以此推之、則書盤庚無盡劉、詩武、勝殷遏劉、逸周書世俘則咸劉商王紂、爾雅釋詁、劉殺也、又曰、劉克也之類、皆此字也、但據楚金義乃劉之譌字爾、劉從丣不從卯、丣古文酉字、今經典俱從卯、由隸變而譌、漢碑惟劉君神道从丣、餘多从卯、復省作丛吅、

几部

凭依几也从几从任

今經典作憑、書顧命、憑玉几、又作凴、詩卷阿、有馮有翼鄭箋、馮、馮几也、按說文無憑字、馮、馬部、馬行疾也、从馬仌聲、義異、正字當作凭、又凡馮依字亦當作凭、今作馮借也、別作憑更譌、

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

今經典作居、按居說文尸部云、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俗从足作踞、是居乃蹲踞之本字、今以居踞爲二字、踞爲蹲踞、居爲居處、于是尻字遂廢不用矣、其譌亦始漢碑、韓勑碑、居魯親里、史晨奏銘、本國舊居、尻、皆作居、自後遂無作尻者、

処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夂或从虍聲作處

今經典竝从或體漢隸多如此作故後之載筆者因之而処遂廢不用矣、

斤部

斲斫也从斤屬聲　欘斫也齊謂之鎡錤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从木屬聲 竝陟玉切

按二字音義俱同古葢通用故爾雅釋器斪斸謂之定作斸周禮考工記車人一宣有半謂之欘作欘鄭注及陸釋文引爾雅句欘謂之定竝作欘國語齊語惡金以鑄鉏夷斤欘亦作欘釋器釋文云斸本或作欘則欘字之傳寫譌也、

斲斫也从斤𠮷或从畫从丮作𣃏

今經典作斲禮記檀弓木不成斲穀梁莊二十四年傳斲之礱之國語晉語斲其椽而礱之孟子梁惠王匠人斲而小之五經文字云斲經典相承或作斵則又斵字之變也一切經音義卷二云斲古文斵同其卷一又云斲古文劅同則又斵字之傳寫譌也

斷截也从斤从㡭㡭古文絕

今經典作斷按䜭卽㡭字與㡭字迥別說文糸部云繼續也从糸䜭一曰反㡭爲繼古詣切是㡭爲古文絕䜭爲古文繼也㡭䜭不得隨手變寫

斗部

斗十升也象形有柄

今經典作斗、廣韻四十五厚云斗說文作𣂀、十升也、有柄、象形、石經作斗、

斞量也从斗臾聲

今經典作庾、考工記陶人、庾實二𣪠、左昭二十六年傳粟五千庾、論語雍也與之庾、又國語周語野有庾積韋注引唐尚書十六斗曰庾、正字當作斞、今作庾、說文广部云庾、水槽倉也、从广臾聲、一曰倉無屋者、詩楚茨我庾維億毛傳露積曰庾、甫田曾孫之庾、鄭箋露積穀也、釋名釋宮室云、庾、裕也、言盈裕也、露積之言也、盈裕不可勝受、所以露積之也、是其義、不得與量名之斞混用、

斡蠡柄也从斗倝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

按斡、徐鉉載唐韻烏括切、匡謬正俗云斡、蠡今本作盈蠡字之譌柄也義亦訓轉、聲類及字林並音管漢書百官公卿表斡官亦作幹官如淳注亦曰斡、音筦或作幹、則斡幹古字通用周禮考工鳧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鄭注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幹當卽此斡字、蠡柄鍾柄、其義一也、今之作幹、蓋通借字又說文有榦無幹、則或幹字之譌未可知也、

斠平斗斛也从斗冓聲 古岳切

禮記月令仲春角斗甬、仲秋角斗甬角、當作此斠字爲正、廣雅釋詁、斠量也曹憲音角、一切經音義卷二云角、古文作斠、

斞挹也从斗臾聲

今經典多誤作斔儀禮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斔酒也禮記喪大記注角以爲斔水斗經典釋文本並同按臾說文䀠部目衺也从䀠从大大人也舉朱切故爲聲𡗝乃𡗝之俗體非聲也五經文字作斔云音拘見禮記注岳本禮記亦作斔此正字也

斛斛旁有斛从斗庣聲一曰突也一曰利也爾疋曰斛謂之疀古田器也

今爾雅作斛釋器云斛謂之疀釋文本亦作斛考宋本爾雅作斛五經文字云斛古鍬字見爾雅合之說文葢自漢以來本俱从斗作斛也惟張參又引釋文云從斤

則今本釋文實無此文、豈闕文邪、

矛部

矜矛柄也从矛今聲

按此字矛矜之矜、卽用爲矜憐矜伐之矜、經典俱从矛从今、與說文合、卽偶有从令者、不過寫刻之譌、無足置辨、然六書正譌作矜、云从矛令聲、俗作矜非、核之漢隸亦多作矜、如石經論語殘碑、則哀矜而勿喜、校官碑、矜孤願老、魏受禪表哀矜庶獄、並从令不从今、其他漢隸字源所載从令者尚多、則似古本作矜、豈說文傳寫譌令爲今、經典承襲其譌邪、存以俟攷、

車部

轠陷陳車也从車𡈼聲

詩皇矣與爾臨衝毛傳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疏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左氏定八年傳主人焚衝杜注衝戰車釋文云說文作轠云陷陣車也按說文是正字經典作衝假借淮南覽冥訓大衝車高誘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

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巢聲

左成十六年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爲櫓釋文云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又玉篇廣韻于轈字下並云兵車若巢以望敵也與

說文字林合則正字當作軓、

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

按經典如周禮夏官大馭右祭兩軹祭軓鄭注故書軓爲範又引杜子春云軓當爲範範謂車前軾也考工記輈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軏竝當从凡作軓爲正而今如永懷堂等本往往作軌或作軋皆形近寫刻誤又禮記少儀作范祭左右軌范鄭注軌今本誤作軋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詩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毛傳由輈以上爲軌釋文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其說是已又云依傳意宜音犯則非是此詩二句以盈鳴軌牡爲韻軌古讀九故與牡協若音犯何

以爲韻蓋傳由輈以上爲軌之說疑有誤元朗遂以軾前之軌釋之於詩義疎矣少儀孔疏謂邶風濟盈不濡軌亦車旁凡與此同正與釋文同一誤也

較車輢（今本譌騎）上曲鉤（今本譌銅）也从車爻聲

今經典作較詩淇奧猗重較兮考工記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之類說文無較字作較爲正

輴車約輴也从車巛聲一曰下棺車曰輴

禮記檀弓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喪大記君殯用輴君葬用輴蓋即許所謂下棺車也玉篇廣韻輴輴同說文無輴字正字當作輴

輥轂齊等皃从車昆聲周禮曰望其轂欲其輥

今考工記輪人作眼、鄭注、眼、出大皃也、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釋文、眼限、並魚懇反、按司農讀如限、亦有齊等之意、陸氏音魚懇反、亦與輥聲爲近、考工記補注云、眼、當依說文作輥、

軝長轂之軝也以朱約之从車氏聲詩曰約軝錯衡

今詩采芑烈祖、並多从氐作軧、按从氐之軧、說文亦收入本部云大車後也、从車氐聲、丁禮切、音義俱異、正字當作軝、唐石經及岳珂等本作軝、此舊刻所以可貴、經典釋文采芑作軝、烈祖作軧、則爲傳刻者亂之矣、

軎車軸耑也从車象形杜林說或从彗作轊

今經典从或體作轊、禮記少儀鄭注、軌與軹、於車同謂

轊頭也穀梁照八年傳流旁握范注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

輨轂耑沓也从車官聲　轄車聲也从車害聲一曰轄鍵也

此輨轄字今經典作錧鎋趙岐孟子題辭五經之錧鎋音義丁云錧音管方言作輨車釭也鎋音黠車轄也正字當作輨轄轄說文本作舝舛部云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从舛萬省聲是正車舝字故轄之正義爲車聲而轄鍵祇爲旁義

軏車轅耑持衡者从車元聲

論語爲政小車無軏正字當作軏五經文字云軏說文

軏見論語及釋文相承隸省竊謂凡隸省者皆取筆畫便捷以元作兀乃脫畫沿誤非隸省也邢疏引說文而字作軏亦同此誤

軥軶下曲者从車句聲

左襄十四年傳射兩軥而還杜注軥車軶卷者此其字其他有作朐者昭二十六年傳繇朐汰輈杜注朐車軶孔疏引說文云朐軥字通釋文朐本又作軥是朐乃假借字又考工記車人參分轅之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注鄭司農云鉤鉤心亦恐借鉤爲軥字

軍圜圍也四千人爲軍从車从包省軍兵車也

今經典作軍一切經音義卷十八引字林云軍圍也四

千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字从勹、音補交反、包車爲軍、市自爲師、皆字意也、今作軍、隸變、漢白石神君等碑有之、字鑑作軍云俗上从覆冖字作軍誤、

範範軷也从車笵省聲讀與犯同

按範軷之事、說文軷字下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軷與範同部聯文、則範之爲字、人但知爲模範、而不知直爲範軷專字、今經典作犯、周禮大馭、犯軷、遂驅之、戎僕、犯軷、如玉路之儀、又詩烝民鄭箋、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俱作犯、假借字、蓋範與犯、古本相通、如易繫辭、範圍天地之化、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圍、張云、犯

圍、猶裁成也、範軷之今本作犯軷、猶範圍之古本作犯

圍耳、範爲範軷、故模範作笵、笵法也、从竹、竹簡書也、氾

聲、古法有竹刑、見竹部、

䡮車迹也从車從省聲

此即俗蹤跡之蹤之本字、今經典作從迹、詩羔羊毛傳

委蛇、行可從迹也、孔疏作蹤迹、云行可蹤迹者、謂出言

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釋文、從、足容反、字亦作

蹤、說文無蹤字、正字當作䡮、徐鉉曰、今俗別作蹤、非是、

○羔羊釋文又云、迹又作跡、故俗蹤跡作跡、然說文無

跡字、祇有迹字、辵部云、迹、步處也、从辵亦聲、或从足責

作蹟、今之跡字、乃蹟迹二字之譌變、

𨏯抵也从車埶聲

此卽軒𨏯字、今詩六月作輊、說文無輊字、作𨏯爲正、考工記輈人、今夫大車之轅摯、摯或𨏯字之形近而譌、

輇蕃車下庳輪也一曰無輻也从車全聲讀若饌

禮記雜記上、至于家而說輤、載以輲車、鄭注輲、讀爲輇、喪大記、君葬用輴、鄭注、當爲輇、按說文無輲輴字、直當作輇、

𨌲連車也一曰卻車抵堂爲𨌲从車差聲讀若遲

左氏哀六年傳、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杜注、差車主車之官、又人名亦有差車、哀十七年傳云右領差車、蓋皆因連車以名義、其字竝當作𨌲、連車有數義、周禮

巾車、連車、組輓、有翣羽蓋、鄭注、連車不言飾、后居宮中
從容所乘、是后車也、釋文、連音輦、本亦作輦、鄉師、正治
其徒役、與其輂輦、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
康成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
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
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
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尹知章管子
海王篇注、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與鄉師義同也、
易蹇卦、往蹇來連、虞翻注亦曰、連輦也、御車抵堂爲輦
者、張衡東京賦、皇輿夙駕、輂於東階、薛綜注、輂之言御
也、謂御於東階下、天子未乘之時也、是也、

輓引之也从車免聲

今經典或作挽。爾雅釋訓。徒御不驚。輦者也。郭注。步挽輦車。釋文。挽本亦作輓。同。說文無挽字。正字當作輓。六書正譌云。輓。别作挽。非。一切經音義卷十四云。挽古文作輓。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二十七終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二十八

餘姚邵瑛學

𠂤部

𠂤小𠂤也象形

今經典作堆。爾雅釋丘、一成爲敦丘、郭注、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釋水、潬沙出、郭注、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爲潬、儀禮士冠禮、毋追、鄭注、追猶堆也、說文無堆字、正字當作𠂤

官吏事君也从宀 从𠂤𠂤猶衆也此與師同意

今經典作官此亦隸省、見史晨武榮韓勑景君等碑、然變𠂤爲㠯、大失六書之意、𠂤、堆之本字、㠯、以之本字

𨸏部

𨸏大陸山無石者象形

五經文字尙依說文作𨸏、今經典作阜、漢碑張納功德叙、姫公曲阜、髣髴如此作、俗遂仍之、

陋阸陝也从𨸏㔷聲

按㔷从匚丙聲、見匚部、則陋當作陃、不當作陋、今經典多作陋、似匧从匚从內、爲會意字、此徐鉉及周伯琦之說、與說文不合、漢鄭固碑行於蔑陋、尙依說文作陃、不省、

陜隘也从𨸏夾聲

今經典或作陿、詩葛屨序、魏地陿隘、或作狹、孟子公孫

丑趙注、伯夷隘、言其太隘狹也、又禮記樂記、狹則思欲

爾雅釋山郭注、謂山形長狹者、說文無陿狹字、正字當作陜、爾雅釋宮、陜而修曲曰樓、釋蟲郭注、身狹而長、釋文本狹作陜、此皆正字之僅見者、陸德明云、陜、俗作狹、玉篇本字作陜、云亦作狹、廣韻以狹爲本字、陜陿爲異文、失之、

隤下隊也从𨸏貴聲　雇屋从上傾下也从广隹聲 竝都回切

按隤、惟易繫辭下傳隤然示人簡矣一見、其餘多作頹或作穨、如禮記檀弓、泰山其穨乎、詩谷風維風及穨、爾雅釋天、焚輪謂之穨、又作穨、考工記梓人、則必穨爾如委矣、按穨頹字、說文所無、穨、禿部、禿皃、从禿貴聲、其義

迴異、正字當作隤、而雇字似亦可通用、玉篇雇、厭廣韻作墜同也、或作隤、是隤雇一字也、但今經典廢雇字不用耳、

隊　從高隊也从𨸏㒸聲

此字經典有隤隊義、有行隊義、俗多以隊爲行隊、而隤隊作墜、經典釋文亦多參用、詩小旻傳、恐隊也、釋文本又作墜、下篇同、召旻傳、貶、隊也、釋文又作墜、禮記檀弓隊諸淵、釋文本又作墜、孝經注臨深淵恐隊、釋文本又作墜、兩字並存、不加訂正、說文正本無墜字、字在新附則隤隊正當作隊、或通借用爲行隊、說文又有㒸字、辨詳本字、

隉　危也从𨸏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賈侍中說隉法度

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

今書秦誓作杌隉說文無杌字作阢爲正阢隉从𨸏有危義張有復古編特收阢隉二字入聯緜類以其得字之正也

隓敗城𨸏曰隓从𨸏差聲 許規切

今經典作墮春秋定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國語周語不墮山晉語墮會稽晉語必墮其壘陪禮記月令毋有壞墮此類並當作此隓字又左僖三十三年傳墮軍實而長寇讎杜注墮毀也哀十二年傳是墮黨而崇讎也杜注墮毀也昭二十入年傳毋墮乃力杜注墮損也穀梁隱六年傳輸者墮

也、釋文墮壞毀之也、書皋陶謨萬事墮哉、孔傳墮廢、此類亦當用此陊字、廣韻以墮爲陊之重文、隳爲俗體、然說文實無墮字、五經文字亦列墮爲正字、云許規反、俗作隳、亦止就今經典言之、非正字也、又今人讀此字、以毀壞解者爲許規切、以墜落解者爲徒果切、今按徒果切者說文自有陊字、本部云、陊落也、从𨸏多聲、

陊落也从𨸏多聲　徒果切

詩摽有梅毛傳、盛極則隋落者、梅也、釋文、隋追果反、又徒火反、恨其黃而隕、毛傳、隕隋也、釋文、隋字又作隳、唐果反、據正字當作陊、今作隋、說文肉部、隋裂肉也、从肉从隓省、徐鉉徒果切、音同而義異、隓𡐦、隓之篆文、說文

本部、隓、𨻰城𨸏曰隓、从𨸏𢀖聲、篆文作𡐦、徐鉉許規切、音義俱異、

防隄也从𨸏方聲或从土作𡉚

今經典隄防固多用防字、然有作坊者、禮記坊記一篇統用坊字、此外如郊特牲、祭坊與水庸、經解、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檀弓見若坊者矣、又如王制、齊入政以防淫、釋文、防本又作坊、月令、完隄防、釋文、防本又作坊、若此之類、亦難枚舉、故孔穎達坊記疏云、坊字、或土旁爲之、或𨸏旁爲之、古字通用也、不知說文正本無坊字、經典有坊、即𡉚之俗省變、遂借用爲里坊之坊、徐鉉不審乃收之新附、云坊里居之名、从土方聲、古通用𡉚、今即

徐鉉之言審之、埅既爲防之或體、又爲坊之古字、則坊爲埅之俗變、情節顯然、説文既有防埅字、自可不必更有坊字也、且秦以上、無里坊之名、徐鉉第兢漢以後出此字義、在説文崇尚古制、遵修舊文、原可不必爾、

隄塘也从𨸏是聲

此字經典尚多不誤、然往往有作堤者、左襄二十六年傳、棄諸堤下、月令、完隄防、釋文、隄、本又作提、提、亦堤字之傳寫誤也、正字當作隄、堤、説文土部、滯也、从土是聲丁禮切、音義俱異、佩觿云、堤滯之堤爲隄防、其順非有如此者、

附附婁小土山也从𨸏付聲

左襄二十四年傳部婁無松柏、部、亦或作培、正字當作

附、

陜宏農陜也从𨸏夾聲

公羊隱五年傳、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陜、當作此从陜之陜音閃、从二入、與陜隘字不同、陜、从夾、夾从二人、說文本部陜陜兩出、陜隘也、从𨸏夾聲、

䧦鄭地阪从𨸏爲聲春秋傳曰將會鄭伯於䧦

今春秋襄七年經傳作鄬、公穀傳同、穀梁傳釋文、本又作䧦、按說文邑部、亦有鄬字、云鄬、地名、據說文、䧦鄬是二字、在鄭地者、从𨸏不从邑、大致以阪則从𨸏、非阪則

从邑也、九經字樣云、鄬鄭地名、今經典多作鄢、

陳宛邱舜後嬀滿之所封从𨸏从木申聲

今經典陳字、似从𨸏東聲、譌、漢石經尚書殘碑、伊鴻水

白陳其五行、陳字如此作、後遂因之、

𨺅部

隘陋也从𨺅𦍌聲（𦍌籒文嗌字）籒文从𨸏益作隘

今經典从籒文作隘、詩生民、誕寘之隘巷、左僖二十二年傳、不以阻隘也、昭三年傳、湫隘囂塵、禮記禮器、君子以為隘矣、孟子公孫丑、伯夷隘、後來隸變為便、故从籒文作隘、

𨼿塞上亭守㶡火者从𨺅从火遂聲篆文省作𤎓

今經典無塞上亭義然禮記內則金燧木燧考工記輈人鑒燧左文十年傳藏燧定四年傳燧象論語陽貨篇鑽燧實由篆文隧字而變考說文篆中雖無燧字而解字中却有之火部云㷭燧候表也是明以燧爲㷭也葢亦隸變但禮記考工左傳論語等燧字則說文自有鑒字不應作燧

厽部

絫增也从厽从糸絫十黍之重也

今經典作累公羊昭五年傳不以私邑累公邑也何休注累次也穀梁隱十一年傳累數皆至也范甯注累數總言之也僖十八年傳晉累而後進之注累積也哀十

三年傳、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注、累累、猶數數也、作絫為正、漢書皆作絫、師古云、絫古累字、漢隸二字竝用、亦隸變厽為田也、

叕部

叕綴聯也象形 陟劣切 綴合箸也从叕从糸 陟衛切

今經典祇用綴字、如詩長發為下國綴旒、禮記檀弓殷人綴重焉、樂記綴兆舒疾、舞行綴遠、舞行綴短、儀禮士喪禮綴足用燕几之類、然釋文必用丁劣丁衛二反、或丁劣張歲二反、核之唐韻之音、明係叕綴兩收以存疑案、且必以丁劣反為正音、亦可見古本多作叕、不作綴也、六書故云、叕、聯綴也、象形、亦作綴、又云、綴本單作叕

按如六書故叕綴是古今字異據說文自是二字綴旒
綴兆等正字當作叕也

九部

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馗高也从九从首或从辵
从坴作逵

今經典从或體作逵詩兔罝施于中逵左隱十一年傳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桓十四年傳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傳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傳入自皇門至於逵路爾雅釋宮九達謂之逵之類無作馗者惟詩施于中逵韓詩作馗見文選蕪城賦等注爾雅九達謂之逵本或作馗見釋文六書正譌云古者涂

方九軌故从九首、一道爲一首、隸作逵

禸部

禸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篆文从足柔聲作蹂

禸字見爾雅釋獸亦有从篆文者詩生民或簸或蹂之類、按或蹂毛傳謂蹂黍朱注謂蹂禾取穀孔疏以蹂爲蹂踐、考說文又有⿰彳柔字見彳部云⿰彳柔復也从彳从柔柔亦聲、上復字解云往來也、徐鍇曰往來蹂踐之也、據說文、蹂踐字當作⿰彳柔不作蹂、今作蹂、假借字。禸今本爾雅有作厹者、相傳寫刻譌、

禼山神獸也从禽頭从禸从屮歐陽喬說禼猛獸也

左文十八年傳、以禦螭魅、宣三年傳、螭魅罔兩、周禮凡

以神仕者疏、引服虔賈逵注、並云螭、山神獸形、杜注及陸釋文並同、是螭卽离字也、正字當作离、今作螭、說文虫部云、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从虫离聲、或云、無角曰螭、義異、螭魅、本亦有作魑魅者、說文正本無魑字、今在新附、云魑鬼屬、从鬼从离、离亦聲、蓋徐鉉徒知螭與螭魅義不符、卻不知說文自有离字、而妄加也、

𩰫周成王時州靡國獻𩰫、𩰫人身反踵自笑、笑卽上脣掩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土螻一名梟羊从丸象形

爾雅釋獸、狒狒、說文無狒字、當作此、釋文云、狒、字又作𩰫、或作𥜿、𩰫乃𩰫字之譌、隸筆省變、因以下臼爲曰、或作𥜿、則俗儒不識字者所作、據說文、𥜿乃古文禺、禺、𧖂

也从禸象形讀與偰同私列切文選吳都賦萬萬笑而被格釋文或作政由乎此然大誤也

嘼部

嘼犍也象耳頭足禸地之形古文嘼下从禸 許救切

今經典作畜爾雅釋畜釋文云畜許又反本又作嘼音同字林云嘼產也說文云嘼犍也經典並作畜字那疏云字林畜作嘼畜說文田部云田畜也引淮南子曰口田爲畜又引魯郊禮畜从𤲸田茲益也

獸守備者从嘼从犬

今經典作獸變凹爲吅漢石經論語殘碑鳥獸不可與同羣如此作後遂因之

甲部

甲位東方之孟陽气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頭宜爲甲甲象人頭

今經典作甲、隸變、漢華山碑、七月甲子、孔龢碑、六月甲辰、政如此作、後遂因之、

己部

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古文作㔾 居擬切

巳巳也四月陽气已出陰气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 詳里切

㠯用也从反巳賈侍中㠯意㠯實也象形 羊止切

按已爲戊己之己、如禮記月令、其日戊己、爾雅釋天、太

歲在巳曰屠維月在巳曰則巳爲辰巳之巳如書召誥越三日丁巳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爾雅釋天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又三月上巳見藝文類聚引韓詩薛君章句今經典多混作無別而俗又以有鉤挑者爲戊已字無鉤挑者爲辰巳字不然也㠯卽所以是以之以漢孔宙碑作叺司農劉夫人碑作叺孔龢碑作叺夏承碑作以圉令趙君碑作以後遂變作以徐鉉說文新修字義云叺說文不从人直作㠯李斯刻石文如此後人因之又㠯隸亦變作巳所以是以字卽作巳見帝堯楊著等碑徵之經典禮記檀弓則豈不得以言豈不得休已以作已字用孟子一書以以爲已最多梁惠王無以

則王乎、公孫丑、木若以美然、滕文公、不以急乎、不以泰乎之類、禮記內則、由命士以上、釋文、以、或作已、論語先進、毋吾以也、釋文、以、鄭本作已、又易損、已事遄往、釋文已、本亦作以、論語微子、其斯而已矣、漢石經殘字作㠯、詩文王毛傳、帝乙已上也、釋文、已、本作以、禮記雜記鄭注、而哀已殺、釋文、已、或作以、蓋惟已以一字、故互相通作也、檀弓鄭注云、以與已字本同、孔疏云、已以兩字、本昔是同、故得通用、後世始以已義異、又攷說文篆、戊己之己作己、古文作𢀳、辰巳之巳作巳、反巳爲㠯作㠯、是俗於戊己辰巳字以有鉤無鉤爲分別、據說文無鉤用之戊己字倘可、用之辰巳字殊不可、又俗以終已之已、

鉤連上畫作巳、以人已之已、次畫出左邊作己、亦攷之不得其實、己原古文已字、然說文祗巳即作吕、與人已之已絕不相涉、何必此字獨用古文哉、

辛部

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

今經典作罪、按罪字說文見网部、云捕魚竹网、从网非秦以罪爲辠字

辥辠也从辛𡴎聲　薛艸也从艸辥聲　竝私列切

今經典無辠與艸二義、凡國名姓氏、俱以从艸之辥省作薛、故廣韻云、凡從辥者、經典通作薛、蓋以辥从屮、薛

从艸屮艸意義皆同無所分别也細覈說文自知其非

辥經典又作薛見國語鄭語詩魯頌釋文漢平輿令薛

君碑迺侯於薛𠂤从卩故經典亦時有作此

辡部

辯治也从言在辡之閒辡辠人相與訟也 符蹇切 辦判

也从刀辡聲 蒲莧切

據說文如易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禮記曲禮分爭辯

訟曾子問有司弗辯也表記朝極辯左昭元年傳主齊

盟者誰能辯焉此類皆有辯治之義又書酒誥勿辯乃

司孔傳雖以辯為使詳文義亦當為治其字正當作辯

而今本時有出入如易文言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

也履君子以辨上下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繫辭開而當名辨物復小而辨於物辨是與非周禮天官序官辨方正位鄉師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賈師辨其物而均平之大司馬設儀辨位矢人水之以辨其陰陽禮記玉藻辨色始入樂記男女無辨則亂升樂師辨平聲詩仲尼燕居故長幼辨也鄉飲酒義隆殺之義辨矣左襄二十五年傳辨京陵襄二十八年昭元年傳男女辨姓哀元年傳蔡人男女以辨論語顏淵崇德辨惑之類詳其文義其字正當作辨而今本亦時有出入其他出入者尚多皆輾轉寫刻亂也辨與辦同隸

變、據徐音、辯、上聲、辦、去聲、音如辦、然古讀似不如此、五經文字、辯辦、並皮免反、云上、理也、下、別也、經典釋文、凡遇辯字、並音如字、下別載諸家上聲之音、而義爲別、是辯本字非上聲、而別讀爲辦、則上聲也、與徐鍇正相反、○說文又有辦字、力部云、致力也、从力辡聲、蒲莧切、經典亦有其字、考工記、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注、辨、猶具也、釋文、辨、皮莧反、然則其字、卽偹辦之辦、又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釋文無音、然賈疏云、辨者、豫先之名、物者、財也、以三酒所成有時、故豫給財、令作之也、是賈意亦作偹辦之辦解、但其字在新附、不可爲正字、姑附論於後、

壬部

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裹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敘也。與巫同意。壬承辛，象人脛。脛，任體也。

按壬字上下从一，中畫長，與壬字異。壬，說文作𡈼，隸作壬。部首云：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徐鍇他鼎切。經典以壬爲壬，音義俱異。按許云从人士，徐鍇謂人在土上，字作壬。徐說恐譌。凡壬淫徵望等字，俱从壬，不从壬。任紝妊衽飪等字，从壬，不从壬。

癸部

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籀

文从癶从矢作癸

今經典从籒文而又變作癸、五經文字云癸、經典相承

隸省、按隸、見魯峻衡方等碑、夏承碑尚从癶作癸、

子部

孕裹子也从子从几

今經典作孕、易漸婦孕不育、禮記樂記毛者孕鬻、左傳

十七年傳、梁嬴孕過期、國語魯語、鳥獸孕、鄭語既弃而

孕、並變从几爲从乃、按繫傳云、几音殊、草木之實垂、亦

取象于几、朵字是也、人裹妊似之也、會意、从乃作孕無

義、正字當作孕、

㲉乳也从子㱿聲

左宣四年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唐石經云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論語公冶長令尹子文孔注姓鬬名穀字於菟穀正字當作穀左傳釋文穀奴口反論語釋文奴斗反而字作穀蓋穀之異文

孼庶子也从子辥聲

今經典作孽孟子盡心獨孤臣孽子公羊襄二十七年傳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禮記玉藻公子曰臣孽詩白華序以孽代宗此皆變屮爲艸隸凡于艸字俱變作廾而十字偏旁不便于書故孼字變屮爲艸也五經文字云說文作孼經典相承隸變作孽又曰薛石經作薛然則孽之从薛又薛之隸省也

了部

孑無右臂也从了乚象形　孓無左臂也从了亅象形

二字見爾雅郭注釋魚蜎蠉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廣雅云按今本爾雅多作子孑廣雅釋蟲亦作孑孑俗儒不識孓字故並作孑官本爾雅作孑孓陸氏本同釋云孑紀列反字林云無右臂孓九月反字林云無左臂也呂忱正承用說文孑孓作子孓隸變

𠫓部

育養子使作善也从𠫓肉聲或从每作毓

各經俱作育惟周禮作毓大宰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以毓草木又國語晉語怨亂毓災災毓滅姓亦作毓

周禮國語最多古字惟此從說文或體太宰釋文以毓爲古育字又易蠱大象君子以振民育德釋文王肅作毓古育字據說文祇是或體韋昭注謂毓卽育字師古注漢書同竝不以爲古育字實較元朗爲允

丣部

丣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

今經典作卯按說文部首卯事之制也从卩𠬝去京切卿字从此音義俱異作卯者乃隸變之譌見史晨尹宙魯峻華山亭等碑○凡酉劉柳窌貿駵等字竝从丣不从丣

巳部

㠯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巳意巳實也象形

此春秋之例能左右之曰以之以經傳皆作以詩何人斯釋文㠯古以字漢書以皆作㠯張謙中曰㠯秦刻作以說文不加人字

午部

午啎也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　啎逆也从午吾聲

禮記哀公問午其衆以伐有道鄭注午其衆逆其族類也此正說文之字說文之義也其他有作迕者釋文引王肅作迕周易繫辭韓康伯注衆之所不迕又有作遻者爾雅釋言遻寤也遻蓋卽迕之别體故釋文云孫本吾字作午是其字作迕遻迕一字也說文無遻迕字正

字當作午，啎也之啎，據說文當作啎，今作寤，蓋啎之通借字。一切經音義卷四云：忤，古文作啎。

啎逆也从午吾聲　五故切

按禮經有捂字，又有梧字，既夕若無器則捂受之，釋文本作梧，五故反。公食大夫禮從者訝受皮，鄭注：訝，迎也。今文曰梧受。釋文：梧，五故反。聘禮賓進訝，鄭注：今文訝爲梧。釋文：梧，五故反。士昏禮鄭注：待主人迎受。釋文本作梧，授五故反。是字作捂梧，而陸氏讀啎。攷說文無捂字。梧與啎逆絕不相涉。正字當作啎。啎，逆也。逆，迎也。啎受猶言迎受。鄭注所謂對相授，賈疏對面相逆受是也。然則今之作捂，乃啎字之相傳寫刻譌梧，又捂之寫刻

譌也、

申部

申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吏㠯餔時聽事申旦政也

今經典作申、隸變、漢韓勑碑陰、雒陽李申、如此作後遂因之、

朄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柬聲

今經典作朄、周禮太師、令奏鼓朄、小師、鼓朄、又詩有瞽應田縣鼓、太師注引作應朄縣鼓、正字竝當作朄、

臾束縛捽抴爲臾从申从乙 羊朱切 蕢艸器也从艸臾聲古文象形作臾

按从申从乙之兒今經典作臾須臾顓臾之類是也無作兒者隸之變而涉於蕢之古文矣或并作臾則全是蕢之古文或又作臾則直不成字此毫釐千里之辨不可不知

曳　臾曳也从申丿聲

今經典本作曳釋文本作曳如易睽見輿曳未濟曳其輪詩山有樞弗曳弗婁儀禮士相見禮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禮記曲禮車輪曳踵玉藻舉前曳踵左僖二十八年傳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孟子梁惠王棄甲曳兵而走之類正字當作曳其作曳者隸從簡便作曳者俗譌

酉部

醠濁酒也从酉盎聲

今經典作盎、周禮酒正、三曰盎齊、禮記禮器、夫人薦盎、祭義夫人奠盎、祭統宗婦執盎從、此省借字、淮南子說林訓作醠、卽醠字之省、盎、說文皿部、盆也、从皿央聲、爾雅釋器、盎謂之缶、郭注、盆也、此其義、與醠迥異、

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从酉古聲

按次義俗沽酒當作酤、詩伐木、無酒酤我、毛傳、酤、一宿酒也、鄭箋、酤、買也、孔疏、古買酒爲酤酒是也、然經典往往有作沽者論語鄉黨沽酒市脯不食、攷說文沽祗是水名、水部、沽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从水古聲、義異、鄉

黨沽酒伐木孔疏引作酤酒漢書食貨志引論語曰酤酒不食同太平御覽資產部述文亦同是正字當作酤也

醠　汎齊行酒也从酉監聲

按此字各字書俱耑據說文爲汎齊行酒繫傳所謂徧行以飲之也無他義其實濫諸之濫當即此字今經典作濫內則飲有橥水醷濫鄭注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爲濫蓋假借字也韻會小補於醠字下云通作濫引內則醷濫是醠爲濫之本字且醷濫一類醷既从酉不應濫諸作氾濫之濫斷宜作醠似可無疑

醆爵也一曰酒濁而微清也从酉戔聲

今經典爵醆从玉作琖禮記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爵夏后氏以琖而酒濁微清義从酉作醆禮記禮運醴醆在戶醴醆以薦鄭特牲醆酒涚於清汁獻涚於醆酒猶明清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據說文兩義只一字統當作醆說文正本無琖字今在新附者徐鉉所增也六書正譌云醆爵也別作琖非

酌少少飲也从酉勻聲 余刃切

按說文無酳字祇有酌字即今之酳字故玉篇酉部云酌少飲也酳同今人不知有酌字凡酌字皆誤爲酌儀禮士虞禮酌酒酳尸鄭注古文酳作酌少牢饋食禮乃

酭尸。鄭注古文酭作酳。特牲饋食禮酳酭尸。鄭注今文酭皆爲酳。皆酳之誤也。若是酳字士虞禮酳酒酳尸。特牲饋食禮酳酳尸。成何文義乎。幸有玉篇尚可攷正。集韻最多重文而酳酭與字類篇亦同廣韻亦同。則酳不知爲酭之正字久矣。漢書賈山傳執爵而酳。師古注酳少少飮酒。謂食已而蕩口也。此酭字之義。正說文酳字之義。

醻主人進客也从酉𠷎聲或从州作酬

今經典惟毛詩多作醻。如小弁如或醻之。楚茨獻醻交錯。瓠葉酌言醻之之類。餘多从或體作酬。但醻字𠷎作壽者說文老部。壽从老省𠷎聲。作𠷎今篆作𠷎。而隸作

壽、失之、

醋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

今經典作酢、儀禮作醋、見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有司徹等篇、按今俗以醋爲醬醋字、而說文醬醋字作酢、本部云酢、醶也、从酉乍聲、倉故切、徐鍇曰、今人以酢爲酬醋字、反以醋爲酒酢、時俗相承之變也、儀禮有司徹、尸以醋主婦注、今文醋曰酢、是醋乃古文也、特牲饋食禮、尸以醋主人、注又曰、古文醋作酢、轉以酢爲古文、恐係鄭氏偶然錯誤、

釂飲酒盡也从酉嚼省聲　㰗盡酒也从欠𪗉聲竝子肖切

按二字音義俱同、蓋一字也、今經典祇用釂字、如禮記

曲禮、長者舉未釂、儀禮士相見禮鄭注、若欲其釂然也之類、無作釂者、

酖樂酒也从酉冘聲

今經典多借用湛字、如詩抑荒湛于酒之類、又借用耽字、如詩蕩釋文、載鄭箋有耽湎於酒者之類、攷說文水部、湛、沒也从水甚聲、一曰湛水、豫章浸、宅減切、音義俱異、耳部、耽、耳大垂也、从耳冘聲、義尤異、

𨡅醉醟也从酉句聲

今經典作酗、釋文、況具反、書微子、我用沈酗于酒、無逸、酗于酒德哉、又泰誓、淫酗肆虐、此類竝當作𨡅、說文無酗字、漢書作𨡅、見趙充國傳、師古注、𨡅、即酗字、

莤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从酉从艸

左僖四年傳無以縮酒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縮據說文正字當作莤又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解莤之義全與許同又詩伐木毛傳湑莤之也鄭箋王有酒則泲莤之釋文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字从艸

醬盬也从肉从酉酒以和醬也爿聲古文作𤖕籀文作𨣝

今經典作醬五經文字云醬說文醬經典相承隸變

䣼雜味（今本作味譌）也从酉京聲

按此即所謂清漿曰䣼也今經典多用涼字周禮漿人

六飲水漿醴涼醫酏禮記內則鄭注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皆假借字惟膳夫六清鄭注水漿醴醇醫酏作醇此正字也集韻十陽云醇通作涼

酋部

𢍜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或从寸作尊

今經典多从或體如周禮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儀禮士冠禮側尊少牢饋食禮乃啓二尊之蓋冪禮記禮器五獻之尊玉藻凡尊必尚元酒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之類然又有作樽者左襄二十三年傳新樽絜之昭十五年傳樽以魯壺蓋後人以尊爲尊卑之尊故又加木旁也廣韻云尊從土

從缶從木後人所加

亥部

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

按左襄三十年傳言亥字與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杜注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爲身如筭之六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下首之二畫竝之使如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筭位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不爲此也案字書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其說文是小篆之書文異於此說文

云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褭子咳咳之形是孔亦以傳注所言與說文異也今按古人記算字蓋原有別就簡易之體如今市廛計簿有所謂號馬者攷司馬溫公潛虛有丨〢〣〤代一二三四之法如此傳注所言則周代以來已有之蓋絳老閒嵩以甲子作隱語師曠史趙因之一以故事作隱語一以字畫作隱語杜解補正云古文亥下三曲皆如布算之六計爲二者一爲六者三故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殆一時設想涉趣之言與說文言六書制字之義者迥殊不必泥此傳注以强合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二十八終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敘

丙辰冬姚江邵蓮士觀察以　先德桐南先生所著說文解字羣經正字二十八卷詒書重稚使為敘既受簡而讀之肅然起敬悚然未敢以承命也道喪千載聖伏神徂六經大義蕪甚矣承學之士擿埴索塗冥行而莫知所向望洋而莫測其涯眡而語以老師宿儒頭白汗青經世不朽之大業未有不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者也矧敢以傭耳剽目之所得蠡測管闚謬綴一言於編簡之末則益無解於愚妄之罪而重辱觀察之命是以勿敢承雖然竊嘗聞緒論於先正矣六經之道若康莊而通其塗術自小學始蓋江河不廢者經也孳乳寖多者字也字麗經以垂遠經

不能離字以虛行故研六經必從文字入研文字必從形聲入是以有經訓焉有字例焉不通六經者不能治羣經不通羣經者不能治一經是以有家法焉有師承焉考漢志小學僅列史籀等十家而弟子職別屬於孝經則與宋儒所稱小學者異矣蓋其時去古未遠秦史習爰歷滂喜漢僮誦急就凡將周禮漢律莫不以六書通之然詭吏正文鄉壁虛造之書已雜於東京之世降自魏晉読說者天下皆訟也而誰與正之於是小學歧而為金石歧而為書品歧而為幼儀蒙求而去古益以遠矣其研治六書者以古文今文篆文隸文之嬗變成名散名舊名新名之雜糅通於此者窒於彼合於今者異於古則或不免破壞形體

便辭巧說如孟堅氏之所詆諆者不可勝道也唐宋而後若李陽冰之戾古陸德明之從俗鄭樵之師心妄駁戴侗之肆手影撰通人猶或病之陵夷以至於明季而文字益晦而荒矣字學荒經學安得不荒字義晦經義安得不晦萬古長夜三辰隱曜胥天下而淪於泯泯棼棼之域是誰之責歟有清乾嘉之際經學中天而興於是江戴惠段孫王諸鉅儒探索微言闡明古訓以經術為天下倡亹亹乎鄉兩漢之風矣而　桐南先生皓首窮經潛德勿耀闇然若無聞於世者凡所譔述皆足以通漢學之津逮是編則致力彌勤用心彌精至七十有四歲而削稿始竟何其慎也蓋將以廸昧牖蒙通羣經之閫奧非獨拾遺補闕為叔

董氏之功臣而已乃蕉園一炬蕩為煨燼閱數十年而是編由海外傳京師復返於先生之故府蓮士觀察得奉高曾之矩鑊而永為瓌寶焉豈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顯晦固有時歟抑亦如昔人所謂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以一家之言傳一家之學在在有神物呵護之非偶然歟方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之時神州國學不絕如綫猶幸有是編復出於沈灰刼火漂零焚蕩之餘觀察將珍重以付剞劂俾汲古者得以覽焉若夫百世之下其視為揚子之玄經而覆瓿歟抑奉為王充之論衡而珍秘歟此則繫夫世運人心升降之大而非戔戔者所敢知也嗚呼悕矣此豈易一二為流俗人道哉鄉後學余重耀謹敘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二十八卷　先高祖桐南公遺箸也
兵燹焼失久尠流傳此本爲吳興陸氏十萬卷樓舊藏後
歸日本島田彥楨荆州田氏復得諸島田辛亥武昌之役
田氏藏書散落鄂肆又爲吳興徐君森玉購獲攜至京師
吾友新建吳君康伯見之馳書相告亟從徐君以原值讓
得之嗟乎滄海塵飛晏楹莫守神山風引趙璧重歸旣感
先人呵護之靈彌思良友搜尋之力敬述顚末用誌弗諼
中華民國六年九月玄孫啟賢謹識於贛南道尹官廨